



贯彻。两关，即是妇孺皆知的玉门关和阳关，默认的遗址皆位于今敦煌市。古代地名“山南水北谓之阳”，阳关“以在玉门关南”而得名。需要补充的是，历史上，玉门关随着中央王朝疆域的扩张与收缩不断迁徙，曾三易其址而名称不变。

玉门关、阳关与诸烽燧遥相呼应，构建出严密的军事防护网，也显示了王朝对外开放的一面：汉时通西域，经敦煌有南北两条大道。南道由阳关西出，沿昆仑山北坡西行，越葱岭南部，直抵大秦。北道自玉门关西出，沿天山南麓，越葱岭北部，抵奄蔡再往大秦。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，丝路之延展不绝，旅程之曲折精彩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千百年来，既承载着帝国雄心，也寄寓了离愁与思念的丝路关驿，为诗风吹度，早已超脱了作为“关”的具体指代，最终成就国人共同记忆里壮丽沧桑的永恒意象。张骞封博望侯，又被贬为庶人，复官拜位列九卿的大行令，一年多后辞世。投笔从戎、发出“大丈夫当效傅介子、张骞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”豪言的班超，曾威慑西域诸国，却也在垂垂老矣时渴求“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生入玉门关”。“吾家嫁我今方一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旃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常土思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”——男人们穿行丝路，建功立业，挥洒血汗；无数汉家女儿的哭喊、挣扎与奋力一搏，同样改写了历史的走向。

今敦煌市与安西县行政区域交界处、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南侧的戈壁荒漠中，隐藏着一个乍看毫不起眼的“悬泉置遗址”。然根据此地出土的悬泉汉简可知，这座业已废弃的汉代驿站，曾经宾客云集，谈笑风生，接待过带领 260 人使团的楼兰王、

阳关景区内设有一亭，悬挂着许多刻着边塞诗的木牌。摄影 / 孔冰欣



率 1074 人队伍来歇脚的于阗王，也接待过曾远嫁乌孙、鼎鼎大名的解忧公主。

时间定格到公元前 105 年，乌孙国王遣使与汉朝交好，并以千匹乌孙良马为聘，提出迎娶汉朝公主。汉武帝遣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和亲乌孙昆弥（首领）猎骄靡，但可怜的细君公主因语言不通、思恋故土，出嫁三四年便郁郁而终。尔后，汉朝又遣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完成这场“和亲接力赛”。相比细君公主，解忧公主更显坚毅果决，虽“少年丧父，中年丧偶，老年丧子”，然她在乌孙生活了半个世纪，巧斡旋、抗匈奴、平内乱，千锤百炼，心性、魄力非同寻常，故赢得丝路红颜、女中豪杰的赞誉。

公元前 51 年，解忧公主上书，言“年老土思，愿得归骸骨，葬汉地”。天子为之动容，准允她荣归故里。据悬泉汉简记载，护送解忧公主一同回京的有乌孙将军和乌孙贵人。而当一行人抵达长安的时候，汉宣帝“闵而迎之”。解忧公主去世 16 年后，汉元帝效仿和亲旧策，才有了国人更熟悉的“昭君出塞”的典故。又过了 854 年，唐宪宗第十女、并非旁支宗室的太和公主无奈远嫁回鹘可汗。

魏泓（Susan Whitfield）的《丝绸之路：十二种唐朝人生》，笔触细腻，详尽描摹了太和公主的经历：“她戴着精致的白玉簪，玉石晶莹通透，采自于阗的河床；头饰上的象牙是印度的，青金石产自更西部的巴达赫尚省；她的金项链上饰有珍珠及各类相对廉价的宝石，象征着佛教七宝，由中亚西部的工匠倾力打造；她的佛珠是由波罗的海岸的琥珀制成。”沉香和麝香的混合，令公主吐气如兰；她喜爱龟兹音乐，也学过胡旋舞，善打波罗球……但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，贵为公主，亦只是巩固两国邦交的工具而已。

太和公主是大唐第四位与回鹘可汗和亲的公主。公元 758 年，不再年轻、曾两次守寡的宁国公主被送往回鹘，岂料一年后又成了寡妇，于是返回大唐。而她陪嫁过去的妹妹，则留下来嫁给了新任可汗。790 年，小宁国公主在斡耳朵八里（相当于回鹘首都）逝世；此前，唐朝为了向回鹘借兵攻打吐蕃，已仓促定下将咸安公主作为和亲人选。咸安公主先后嫁给三任可汗，808 年去世。820 年，拖来拖去，轮到太和公主的姐姐永安公主被选中了；幸运的是，当时的可汗在她离开长安前死了，永安公主遂求皇帝下旨，允许她出家入道，借此逃过和亲之劫——最后，太和公主就成了“替代品”。随着步步深入回鹘的疆土，周遭都是灰蒙蒙的荒芜，与自己习惯了的山明水秀、